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二十三回 金錢山老將薦賢 贈令箭三次投軍

詩曰： 分明天意賜循環，故使咬金到此山。  
認得英雄贈令箭，張環無奈把名刪。

那周青說：「我們薛大哥英雄無敵，與當初裴元慶差不多的氣力。我是走江湖教師周青便是。你們有什麼本事，要我們燒飯？」眾人說：「原來你眾位多是有本事的能人，我等有眼不識泰山，多多有罪。如今願拜為師，望乞教導我等，情願伏侍將軍，心下若何？」周青說：「這也罷了。你等伏侍我們中意，情願教到你等槍棒。」如今這五十人拜了五位為師，火頭軍到也安樂，日日講些武藝，到也好過。

張士貴原在龍門招兵，我且不表。再講貞觀天子駕坐朝門，文武朝參已畢，魯國公程咬金催糧回京繳旨。又過了五日，王君可打表進京說，在山東登州府造完戰船一千五百號，望陛下速速發兵徵東。朝廷看本大悅，說：「徐先生，催糧已足，戰船已完，未知張士貴招兵何日得見應夢賢臣？」茂公說：「陛下只在五六天內。」果然過了五六天，黃門官呈上山西表章。龍目一觀上寫：

臣張士貴奉旨招兵十萬已足，單單沒有應夢賢臣薛仁貴，想來決少此人。萬事有狗婿何宗憲，武藝高強，可保皇上跨海徵東。望陛下選日興兵，待臣為先鋒，平復東遼便了。

朝廷看完，心下納悶，叫聲：「先生，張環招兵十萬已足，並沒有薛仁貴，怎麼處？」茂公說：「陛下放心。張環招兵已足，薛仁貴已在裡頭了。」

朝廷說：「既有薛仁貴，張環本章上為何沒有？豈不是慌君之罪了？」茂公道：「陛下，連張環也不知，故此本章上沒有姓薛的，不知不罪。陛下興兵前去，自然有應夢賢臣。」朝廷說：「果有此事？就擇日起兵徵東。但秦王兄臥床半載，並無好意，缺了元帥，怎好徵東？」茂公說：「平遼大事，陛下若等秦元帥徵東，來不及了。且待尉遲將軍為帥，領兵徵東，秦元帥病好隨後趕到東遼，原讓他為帥，領兵徵東。」朝廷說：「到也有理。但帥印還在秦王兄處，程王兄去走一遭。」咬金叫聲：「陛下差臣到那裡去？」天子道：「你往帥府望望秦王兄病恙可好些麼？看好得來的，不必提起；看形狀不能好，取了帥印來繳寡人。」程咬金應道：「領旨。」退出午門，心中暗想：「這顆帥印在秦哥哥手內，若秦哥哥有甚三長兩短，一定交與我掌管。若取帥印，被黑炭團做了元帥，到要伏他跨下，白白一個元帥沒我分了。我偏不要去取印，只說秦哥哥不肯。」咬金詭計已定，不知到那個所塊去走這麼一轉，原上金鑾來了。

朝廷道：「程王兄來了麼，秦王兄病恙可像好得來的麼？」咬金說：「陛下，秦哥此病十有八九好不來的，只有一分氣息，命在旦夕，不能夠了。」

朝廷聽說，龍目下淚，大歎一聲：「咳，寡人天下，秦王兄輔唐，盡忠報國，今朝病在頃刻，可不慘心！程王兄，帥印可曾取來？」咬金道：「陛下不要說起，帥印沒有，反被他埋怨了一場。」朝廷說：「他怎樣埋怨你？」咬金道：「他說：『我當年南征北討，志略千端，掌了三朝元帥，從不有虧。今日臣病危，還有孩兒懷玉也可以掌得帥印的，就是孩兒年輕，還有程兄弟足智多謀，可以掌得帥印。尉遲恭雖是一殿功臣，與秦瓊並無衣葛，怎麼白白把這顆帥印送他掌管起來？此印不打緊，日日在亂軍中辛苦，夜夜在馬背上耽驚，才能得此帥印，分明要逼我歸陰了。』竟大哭要死到金鑾殿上來。臣只得空手，前來見駕。」朝廷便說：「徐先生，為今之計便怎麼樣？」茂公說：「秦三弟病內，雖言降旨，決不肯聽。如非能駕親去走一遭。」朝廷道：「也使得。寡人早有此心，要去看望秦王兄病體，不如明日待寡人親往便了。」

皇上一道旨意傳出，執掌官盡都知道，準備鑾駕，各自當心。其夜駕退回宮，群臣散班。

程咬金退出午門，說：「不好了，明日朝廷對證起來，我之罪也。不如今夜先去訂個鬼門，按會一番，算為上著。」連夜趕至帥府。他是入內的，竟走到房內，卻好合家盡在陪伴。咬金拜見了嫂嫂問候過了，叔寶睡在床上說：「兄弟趁夜到此，有何事幹？」咬金道：「秦大哥，今日陛下降旨，要取你帥印。我猶恐惱你性子，假作走一遭，哄騙了朝廷。那曉陛下明日御駕親臨，猶恐對證出來，萬望秦哥幫襯，肯不肯由你。」叔寶說：「那有這等事情。承兄弟盛意，決不害你。請回府去，明日先通消息。」咬金說：「是，我去了。」出了帥府，回到自己府中過了一夜。

明日清晨，結束停當，各官多到午門候旨。朝廷降旨起駕出了午門，徐勳保駕，文武各官隨定龍駕，多到帥府。咬金先到秦府，對秦懷玉通了個信，轉身隨了天子行下來。再講秦懷玉進房說：「爹爹，天子頃刻駕到了。」叔寶說：「夫人迴避，我兒取帥印來。」懷玉應道：「是。」便往外邊取了進來說：「爹爹，帥印在此。」叔寶說：「你好好放在床上。你到外邊接駕，進入三堂，要如此作弄朝廷，然後進見。」懷玉應道：「曉得。」便出房走到外邊。只見聖駕已到，就俯伏說：「臣秦懷玉接駕。」天子道：「御姪平身，領寡人進去。」懷玉說：「願我皇萬歲，萬萬歲。」秦懷玉在前引路，進入抱沙廳，居中擺了龍案，供了香燭。朝廷坐下，兩旁文武站立，朝廷就問：「御姪，王兄病恙今日可好些麼？」懷玉說：「蒙皇龍問，臣父病體尚不能全愈。」天子道：「病已久了，怎麼還不能好？御姪你去說一聲，朕要看望他。」懷玉應道：「領旨。」走到裡邊，轉一轉身出來，叫聲：「陛下，臣父睡著，叫聲不應。」朝廷說：「你也不必去叫他，待朕等一等就是了。」

那曉叔寶假睡，與兒子說通的。停一回只說不曾醒，又歇了一回，原說還不曾睡醒，等了許久，總然不醒。徐茂公明知他意，茂公道：「還不如進到三弟房內去等罷。」朝廷說：「到也使得。」懷玉在前引路，程咬金、徐茂公同駕入內，各官多在外面。尉遲恭心內要這帥印，又不敢進去，叫聲：「陛下，臣可進來得麼？」朝廷說：「不妨，隨朕進來。」是。」尉遲恭跟了龍駕，竟到秦瓊房內。

朝廷坐了龍椅，懷玉揭開帳子，叫聲：「爹爹，陛下在此看望。」叔寶睡在床上，明知天子在此，假作呼呼睡醒說：「那個在此叫我？」懷玉說：「爹爹，御駕在此。」叔寶睜開眼一看，只見天子坐床前，大罵：「好小畜生！陛下起程，就該報我，怎麼全不說起？要你畜生何用！叫不醒，推也推我醒來，要天子貴體親蹈踐地，在此等我。秦門不幸，生這樣畜生，罪惡滔天了。陛下在上，恕臣病危，不能下床朝見，臣該萬死，就在腕上叩首了。」

朝廷說：「王兄安心保重身軀，不必如此。朕常常差使問候，並不回音，朕親來看你，未知王兄病恙可輕些否？」秦瓊說：「萬歲，深感洪恩，親來寵問，使臣心歡悅無比。但臣此病，傷心而起，血脈全無，當初傷損，如今處處復發，滿身疼痛，口口鮮血不止。此一會面，再不要想後會了。」朝廷說：「王兄說那裡話來？朕勸王兄萬事寬心為主，自然病體不妨。」尉遲恭上前說：「老元帥，某家常懷掛念，屢屢要來看望，不敢大膽到府驚動，天天在程千歲面前問候下落。龍駕親來，某家也隨在此看望。」叔寶說：「多蒙將軍費心。陛下徵東之事，可曾定備麼？」朝廷說：「多完備了。但是王兄有恙未愈，無人掌管帥印，領兵前去，未定吉日。朕看起王兄來，是這樣容顏憔悴，就全愈起來，也只好在家安享，那裡領得兵，受得辛苦前去徵東？朕心到此耽憂。」叔寶說：「陛下若要等病好領兵徵東，萬萬不能了。平遼事大，臣病事小，臣若有三長兩短，不去徵東了不成，少不得要掌帥印去的。」

朝廷說：「這個自然。但此印還在王兄處，交與朕就好帥領兵先去徵東。待王兄病癒，隨後到東遼，帥印原歸王兄掌管。王兄意下如何？」叔寶道：「噯，陛下又來了。臣這樣病勢，那裡想什麼元帥？但此印當初受盡千般痛苦，萬種機謀掙下這印，今日臣病在床，還將此印架在這裡，使我見見，曉得少年本事，消遣歡心。今陛下取去，叫臣睡在床上，看甚功勞？臣死黃泉，也不瞑目。」朝廷說：「這便怎麼處？沒有元帥，官兵三軍焉能肯伏？」叔寶說：「臣的孩兒雖是年輕，本事高強，志略也有，難道領不

得兵的？可以掌得兵權去的。」天子道：「王兄此言差矣。今去徵東，多是老王兄，那個肯服御姪帳下？」叔寶說：「如此陛下取臣印，那個掌管？」朝廷說：「不過尉遲王兄掌管兵權。」叔寶說：「取臣印到也平常，孩兒年輕做不得，送與別人，臣若有長短，公位都沒有孩兒之分了。」天子道：「王兄說那裡話來？你如若放心不下，朕宮中銀瓶公主，王兄面前許配御姪，招為駙馬如何？」叔寶大悅說：「我兒過來謝恩。」懷玉上前謝過了恩。

叔寶又叫：「尉遲將軍，你且過來，俺有話對你說。」敬德連忙走到床前說：「老元帥有什麼話對某家說？」叔寶假意合眼，尉遲恭候進身軀，連問數聲，秦瓊咳嗽一聲，把舌尖一抵，一口紅痰望著敬德面上吐來，要閃也來不及，正吐在鼻樑上，又不敢把袍袖來揩，引得咬金嘴都笑到耳朵邊去了。叔寶假意說：「阿呀，俺也昏了。老將軍，多多得罪，帳子上揩掉了。」尉遲恭心內好不氣惱，要這顆帥印，耐著性子重又問道：「老元帥什麼話講？」秦瓊道：「你要為元帥？」敬德說：「正是。」叔寶道：「你要掌兵權，可曉得為帥的道理麼？」說：「某家雖不精通，略知一二。」

叔寶說：「既如此，你說與我聽。」敬德說：「老元帥，那執掌兵權第一要有功必賞，有罪必罰，安營堅固，更鼓嚴明；行兵要槍刀銳利，隊伍整齊，鳴金則退，擂鼓則進；破陣要看風調將，若不能取勝，某就單騎衝殺，以報國恩；一槍要刺死驍將，一鞭要打倒能人，百萬軍中，殺得三回九轉，此乃掌兵權的道理。」叔寶大喝道：「呸！你滿口胡言，講些什麼話！這幾句亂語，想為元帥了麼？」程咬金大笑說：「老黑，你只曉得打鐵，那知道為元帥的意思？到不如我來罷。」茂公說：「你不必笑別人。你一法也不知道。」

秦瓊說：「不是這樣的，俺教你為帥的道理。」尉遲恭說：「是，請教。」

咬金笑道：「老黑，秦哥教訓你，今日只當師徒相稱，跪在床前聽受教誨罷。」

敬德無可奈何，只得雙膝跪下。叔寶道：「老將軍，凡為將者，這叫做蓮花帳內將軍令，細柳營中天子驚。安營紮寨，高防圍困，低防水淹，蘆葦防火攻，使智謀調雄兵，傳令要齊心；逢高山莫先登，見空城不可亂行；戰將回馬，不可亂追。此數條，才算為將之道理，你且記著。」尉遲恭道：「是，蒙元帥指教。」秦瓊說：「接了印去。」敬德雙手來接，叔寶大喝一聲：「呸！此顆印乃我皇恩賜與我，我雖有病，你要掌兵權，當與萬歲求印。我交與萬歲，與汝何干？還敢雙手來接！」程咬金說：「走開些，不要惱我秦哥性子。」

尉遲恭大怒，立起身來便走。秦瓊道：「陛下，帥印原交還我王，一世功勞，藏於太廟了。」朝廷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？王兄病癒，帥印原在。」天子接過，交與茂公藏好。還有許多言語，且按下內房之事。

再講尉遲恭大怒，氣得怒髮衝冠，跑出三堂，坐下交椅說：「反了，反了！可惱秦瓊，你自道做了元帥，欺人太過了。你也是一家公位，我也是一家公位，何把你惡言羞辱？罷了，與今日吃了這場虧。你命在旦夕，喉中斷了氣，還耀武揚威，得君寵寵。少不得惡人自有天報，可惱之極！」他正在三堂上辱罵叔寶，那裡得知程咬金看見敬德大怒出來，隨後趕到三堂屏風背後，聽得了回轉身來，思想要搬弄是非。卻遇著懷玉出來，說：「姪兒，你爹爹此病再不得好。」懷玉道：「老伯父，為什麼？」咬金說：「你去聽聽黑炭團咒罵著。」懷玉說：「他怎麼樣咒罵？」程咬金道：「他說死不盡的老牛精，病得瘟鬼一般，還是耀武揚威，是這樣作惡，一定要生瘟病死的，死去還要落地獄，永不超生，剝皮割舌，還有許多咒罵。為叔父的方才句句聽得，你去聽聽看。」懷玉大怒，趕出三堂，不問根由，悄悄掩到背後。敬德靠在交椅上，對外邊自言自語，不防備後邊秦懷玉雙手一扳，連著太師椅翻了一交，就把腳踹住胸前，提拳就打。尉遲恭年紀老了，擠在椅子內，那裡掙得起？說：「住了。你乃一介小輩，誰敢動手打我？」懷玉說：「打便打了你，何妨！」一連數拳，打個不住，咬金連忙趕過來說：「姪兒，他是你伯父，怎麼到他打他，不許動手。」假意來勸，打的左手，不去扯住，反扯住了空的右手說：「不許打。」下面暗內趨踹一腳。敬德說：「怎麼你也敢踹著我？」咬金說：「黑炭團，你只怕昏了。我在這裡勸，反道我踢你，沒有好交的了。」又是一腳。那個尉遲恭氣惱不過，只得大叫：「阿唷，好打，好打！陛下快些來救，來救命阿！」不覺驚動裡邊房內。

秦瓊正與天子論著國家大事，那天子聽得外邊喊叫，就同茂公出來往外邊。那咬金聽得敬德大叫，明知朝廷出來，放了手就跑進說：「陛下，不好了！姪兒駙馬被尉遲恭打壞在地下了。」天子說：「嘎，有這等事麼？待朕去看。」朝廷走出來，咬金先跑在前面，假意咳嗽一聲，對秦懷玉丟一丟眼色。懷玉乖巧，明知朝廷出來，反身撲地，把尉遲恭扯在面上說：「好打！」

這個敬德是一介莽夫，受了這一頓打，氣惱不過，才得起身，右手一把扯住懷玉，左手提起拳頭，正要打下去。朝廷走出三堂，抬頭一見，龍顏大怒說：「呸！你敢打我王兒，還不住手！」敬德一見說：「萬歲，冤枉阿，臣被他打得可憐，我一拳也不曾打他。」懷玉立起身來說：「父王阿，兒臣被他打壞了。」敬德道：「無此事，端端你來扳倒我，亂踢亂打，怎麼反說某打你起來？」朝廷道：「你還要圖賴？方才朕親眼見你打我王兒，怎麼到說王兒打你？應該按其國法才是，念你有功之臣，辱罵駙馬，罰俸去罷。」尉遲恭好不氣惱，打又打了，俸又罰了，立起身往外就走，竟回家內，不必再表。

單表朝廷同了諸大臣，出了帥府，秦懷玉送出龍駕，回進內房，叫聲：「爹爹，父王回朝去了。」秦瓊道：「你過來，我有一句說話叮囑你。」懷玉說：「爹爹，什麼說話？」叔寶說：「就是尉遲恭與為父一殿功臣，你到底是小輩，須要敬重他。如今兵權在他之手，你命在他反掌之中，不可今日這般模樣。」懷玉說：「是，孩兒謹領父親教訓。」懷玉原在床前服侍不離。

且說天子回朝，已過三天，欽天監擇一吉日，將銀瓶公主與懷玉成親，送回帥府，不必細表。

再表朝廷降下旨意，山西張士貴接了行軍旨意，就帶齊十萬新收人馬，正如：南山猛虎威風烈，北海蛟龍布雨狂。